

馆校协同 文化育人



合川马门溪龙化石

探访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每一块石头背后都有故事”

■ 本报记者 何元凯

“地质学家、教育家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元勋……”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举办的“地质之光——弘扬李四光精神 勇攀科学高峰”主题展览现场,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学生刘卓然作为志愿者正在讲解。

这座从成都理工大学陈列馆发展而来的自然博物馆,自2022年11月新馆开放以来,已接待了超过500万人次观众,成为成都城市文化重要地标之一。

“公众对自然科学的关注不断提高,也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要求。”馆长苏涛表示,高校博物馆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其与学校教学与科研体系的深度融合,博物馆是成都理工大学多个学科不可或缺的实践教学基地、科研资源库,也是学校科研成果的绝佳展示窗口,还是面向公众的生动科普平台。

古老的“石头”——  
专业学习最直观的教具

在“龙行川渝”展厅中央,长24米的合川马门溪龙化石骨架静静矗立,9.8米的脖颈蜿蜒伸展,仿佛仍在远古大地漫步。“这件‘镇馆之宝’是1957年在重庆市合川县发现的,由‘中国恐龙研究之父’杨钟健教授研究装架,郭沫若亲笔题写名牌……”伴随着刘卓然的讲解,博物馆与学校共生共长的故事徐徐展开——1965年,为陈列这具恐龙化石,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前身)专门将原有的陈列馆扩建为800平方米的展馆,博物馆从此与学校的学科发展紧密相连。

2016年,成都市决定投入约10亿元,与成都理工大学共建新馆,校方提供了数万件藏品、专业团队和校园土地,这种“共建共享”模式让博物馆成为岩石矿物、古生物等学科的“天然实验室”。

为了让科学知识“活”起来,博物馆在展示手段上不断创新。在“生命探源”展厅,5.2亿年前的澄江生物群标本布局与背景壁画、灯光特效共同复原出远古海洋,学生们站在这里,能直观理解《古生物学》课本中“寒武纪大爆发”的震撼。

创新展示的背后,是由科学家担任馆长所带来的严谨学术支撑。

前馆长、古脊椎动物学家、成都理工大学教授何信禄、李奎,带领团队研究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些成果被转化为“龙行川渝”展厅的生动解说;现任馆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苏涛策划的“秘境繁花——横断山脉植物摄影”特展,将团队的植物学研究成果转化科普盛宴……一代代自然科学家的卓越研究成果不断转化为科普展示的源头活水。

对专业学习而言,这里更是不可或缺的“第二课堂”。在一堂古生物学课上,成都理工大学教师带着学生围着一大堆重庆鱼化石授课,这是一件1.5亿年前的侏罗纪鱼类化石,其立体完整的形态让“鱼类演化”知识点变得直观。作为地质、环境、古生物、设计等专业的天然课堂,博物馆里的标本是最直观的教具,学生可以在这里进行标本鉴定、地层分析、古生物识别、产品设计等专业实践。

珍贵的“石头”——  
启迪思想、陶冶品格的“活教材”

在这所自然博物馆里,藏品不仅是自然

历史的见证,更是启迪思想、陶冶品格的“活教材”。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已全面融入学校的“三全育人”体系。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背后都有故事。”在地质环境厅,讲解员将大家的视线引向身旁的展柜。1958年,我国组建了第一支攀登珠峰峰的登山队。1960年春,成都理工大学第一届校友郭宗岳参加了首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登山队,在1975年再次攀登珠峰时,郭宗岳不幸牺牲。“大家眼前所见,就是他在珠峰采集的岩石标本,这些岩石标本不仅是宝贵的科研材料,更是郭宗岳勇敢无畏、为科学探索献身的精神象征。”

将思政教育融入场馆空间,是博物馆的育人特色。2025年开学季,“地质之光——弘扬李四光精神”特展成为新生“开学第一课”,刘卓然和志愿者们通过手稿、标本等珍贵史料及复原场景,讲述李四光的人生轨迹、科学成就,及其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李四光的故事和精神,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刘卓然说。如今,博物馆已开发20门渗透科学家精神的课程,团课、党课、社团活动等常在这里开展,每年有上万名师生参与场馆实践。

有趣的“石头”——  
播撒在广阔天地的科学种子

孩子们将耳朵贴在恐龙蛋化石上倾听,问道:“这是真的吗?你们去哪里找到的?是怎么找到的呀?我们能不能找到化石呀?”……他们仿佛有问不完的问题。

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今年9月,全国首个科普月期间,副馆长潘东菁带队来到阿坝州黑水县初级中学和黑水县芦花完全小学,以“生命长河的奇妙旅程”为主题开展科普教育活动。老师们带来了20件珍贵的古生物标本,配合图文并茂的展板和生动讲解,为高原的孩子们展开了一幅地球生命演化的壮丽画卷。

活动中,这些高原学生充满好奇与渴望的眼神令潘东菁印象深刻,她表示,今后,博物馆将更加注重扩大辐射范围,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博物馆课程。

高校博物馆的育人使命,不局限于校园围墙之内,还在于服务社会、启迪民智。近年来,博物馆与地方、学校的合作日益深化。仅成都市成华区,每年就有一万余名中小学生在馆内参与公益研学活动。馆方还专门为中小科学教师开设培训讲座,提升其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教学的能力。通过构建“多方联动协同育人”共同体,博物馆将科学知识和探索精神的种子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

除了常规的“走进来”研学和“走出去”科普,博物馆不断创新形式,积极举办科学实验秀、科普讲解大赛、环保创意大赛等丰富活动。其打造的“小龙人”科普矩阵包含科普课堂、剧场、绘画展等10个项目,已成为知名公益品牌。其中的“小龙人”科普剧场招募学生表演,已开发了10个原创剧本,《侏罗纪最大恐龙评比大会》《黄金王国小公主寻宝石礼物》《碳元素的亿年旅行》等科普剧,被小朋友们演绎得生动有趣。

“科普教育不只是传播科学知识,更要将自然与人文深度结合,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培养探索精神。我们希望能像当年老馆长竺国强教授作报告激励了现任校长许强立志学习地质专业那样,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苏涛说。

图片均由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提供

博物馆里的时光之旅

■ 王超

3年前,我和妻子迷上了逛博物馆。每逢去新的城市旅行,商业街、网红店总难勾起我们的兴致,当地的博物馆反倒成了必去的目的地。3年间,我们从省外走到省内,逛过大小近20座博物馆,每一次探访,都是一场沉浸式的历史文化之旅。

最初逛博物馆时,面对满馆的古代玉器、青铜器、陶器与服饰,我们一脸茫然,不知如何欣赏,往往匆匆一瞥便离开了。后来,妻子因工作需要读起了《中国通史》,每天和我分享书中的史料,我也渐渐地历史生出了兴趣。我们愈发觉得,了解历史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走进博物馆——这里有书本无法呈现的直观与鲜活。

我们正式的博物馆之旅,始于湖北省博物馆。在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历经两千多

年仍无锈迹,剑身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精美绝伦。这把剑不仅是“卧薪尝胆”的精神符号,更戴着吴越争霸、剑入楚国的风云往事,一器承载了千年传奇。之后,在天津博物馆,我们又被这里的“多重历史”打动:既有明成祖朱棣在三岔河口起兵、奠定“天子渡口”的壮阔,也有西周大保鼎、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等巧夺天工的古代制造。更特别的是,通过精心布局的展陈,我们看见天津作为近代中国的先行者,诞生“第一家近代工厂”的百年辉煌,每一处都在我们眼前铺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去年,我们又把目光转回江苏省内,发现不少博物馆的“高科技玩法”让历史“活”了过来。苏州吴文化博物馆里,我们亲手触摸了旧石器时代的兽骨模型,将其放在感应器上,屏幕里便能

复原出动物的原貌,沉睡的化石仿佛重新开始呼吸;木质展板上,不仅有古树名木的图文介绍,还能闻到阵阵花香与木香,“寓教于乐”在此有了最生动的诠释。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复建号舍,让人印象深刻——狭小的仅容一人的空间里,古代考生曾在此度过艰辛的科考时光,站在号舍间仰望明远楼,“十载辛勤变化鱼龙地,一生期许飞翔鸾凤天”的科举岁月,仿佛触手可及。而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最令我们震撼:在了解隋炀帝疏浚邗沟、盐商崛起、南北美食交融的历史后,我们登上了等比例复原的古船,船身随水波轻晃,岸边跨越千年的街市繁华、四时灯火在眼前流转,仿佛自己真的乘舟驶入了古代运河。

如今,我们旅游,总习惯于先逛当地的博物馆,再去探索城市的其他角

落。循着博物馆里学到的历史脉络去看景点,往往能有意外的见解,也能在有限时间里,抓住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与精华。博物馆就像一把钥匙,帮我们站在跨时空的视角理解城市——探访古代瑰宝,如同与先人对话,能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沉浮与时光的沉淀。

走得多了,我渐渐明白: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把它们串联起来,便是一部鲜活的中国史。它似一幅徐徐展开的恢宏长卷,在时光长河中晕染出五彩斑斓的色调。有时站在展柜前,我会忽然觉得自己像重读了一遍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只是这次,书本上的文字跳脱出了纸页,化作眼前的文物、场景与故事,温热而真切。这大概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谛——书本赋予我们历史的骨架,而博物馆之旅,让历史有了血肉与灵魂。

风过甘孜

■ 林姿

川西之旅,风指来太多好意。

从成都出发,车辆驶入甘孜藏族自治州。沿着川藏线一路前行,风是常客,不请自来,活像一位当地的向导,总将最动人的风景搅入我们眼底。

折多山,横亘于川藏咽喉,最高海拔达到4962米,作为康巴第一关,这里的风,向来是粗鲁的。它呼啸着从垭口两侧的峭壁涌来,将经幡撕扯得猎猎作响。那些五彩的布条,在风中飘扬,映衬着高原纯粹的蓝天,既艳丽又充满动感。我想,风大约是不识字的,只管胡乱地吹,却在无意中勾勒出一幅美景。

翻越折多山,绕过数不清的盘山弯道,前往塔公草原。站在草原远望,风正亲吻雅拉雪山的额头,掀开雪峰的面纱,复又为其披上云裳,搭配深褐色的山腰岩石,宛若给雪白的裙裾绣了圈暗纹,簇拥的山体则如盛放的莲花矗立于天地相接之处,令人望而生畏。

再约莫半小时路程,司机将车停在一处观景台。一下车,我们便激动地欢呼,在这里我们得以看见另一座与雅拉相媲美的雪山——贡嘎。

贡嘎雪山位居四川省第一高峰,被冠以“蜀山之王”的美称。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攀向雪域之巅,许是太过高耸,它常常潜在云雾之中,只在风吹云散的某一刻,才愿意露出一角雪白的面容,亮堂堂地立在天上,圣洁而庄严。峰峦上终年的积雪如卓玛指尖沾点的乳霜,细腻柔润,山形棱线却硬朗得很,像康巴汉子藏在温柔里的骨。

风在前面引路,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车窗外绵延不绝的草甸,一浪接着一浪。牛马跟音符一样铺展在草地上,慢慢悠悠地目送我们辗转一地又一地。

到道孚县的墨石公园,风开始有几分顽皮。它在糜棱石林间穿梭游走,时而在这个石缝中鸣咽,时而在那个孔洞里轰鸣,仿佛模仿异星球远古生物的吼声。那些青黑色的石柱,被风经年累月的雕琢,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有的恰似宝剑指天,有的恰似猛兽潜伏。我坐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感受风穿过我的衣襟,忽然明白为何古人会认为山石有灵——风便是它们的喉舌。

又复一日,对草原已司空见惯的我们,深入玉龙拉措。这片甘孜州著名的冰蚀湖,偏得你以它早就隐进山的褶皱里。汽车只能到达景区外围,我们只好坐摆渡车进山,再登许久石阶曲折向上。就在我们感叹地大路远时,视野倏忽敞亮开来,雪山拥着海子,齐齐奔到身前,像恭候已久的主人,欢迎远方来客。

行走进,真静。风浅浅的、淡淡的,若有似无,贴着水面溜过去,连连漪都未曾撩拨起。阳光斜斜地搭在水面上,把水色调成两半,近岸是似翡翠的绿,绿得浓稠;山边是似天空的蓝,蓝得深厚。此情此景,无论先前的何种起伏不定的心绪,也都被静气熨平了。

湖边遇到一位藏族姑娘在卖手工艺品。她见我们停脚,仰起脸说:“是这里捡来的石头刻的。”旁边有路人嘀咕:“假的吧?网上肯定有卖。”那姑娘倒不急着辩解,她的肤色黝黑,但整个人犹如被玉龙拉措的湖水浸过一般,清清透透。结伴同行的郑先生一眼相中,挑了一块喜爱的石头收入囊中,我问他:“不怕假的吗?”他笑了笑,“又有什么关系呢?”

听到这句回答,我豁然开朗,从江南水乡到高原腹地,千里万里的旅途,郑先生买的何止是石头?是这一刻不期而遇的缘分啊……那些雪山湖泊、清风白云,终会跟着这块石头住进寻常的日子里,在往后指尖蹭过划痕时,让无边的旷野,再濯洗一次灵魂的自由,这便是它最好的价值了。

山脚有牧人经过,风将他的歌声吹散了,只余几个零星的音节断断续续地飘到我耳边,系住了我离开的脚步。此后山长水阔,来路与去路漫漫,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抵达这里,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相遇,本就不必再求重逢,风永远在路上,我也是。